

「八二三砲戰」空投親歷記

邱垂宇／口述 傅鏡平／紀錄

我是民國四十六年四月從空軍官校第三十八期畢業，我們期上有十位同學分發到臺中水湳的第二十大隊，全部集中到第十一中隊擔任見習官。十月見習期滿，正式任命少尉。我跟兩位同學留在第十一中隊，另外有三位同學到第六中隊，四位同學到第二中隊，這四位同學中有兩位籃球打得很好。

當時第二十大隊使用C-54運輸機，我們都擔任副駕駛。由於之前第二十大隊才裁掉一個中隊，把飛行人員分配到另外三個中隊，所以每一個中隊人員都滿額，我們這十位同學都變成所謂的「額外飛行員」。

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共軍突然猛烈向金門發起砲戰，金防部三位副司令及多位官兵陣亡，震驚中外的「八二三砲戰」展開序幕。

「八二三砲戰」爆發第二天，我們第十一中隊分隊長馬載平少校就奉命從松山機場載運物資飛往金門，他在夜間冒著砲火降落料羅機場，將飛

機上的物資卸載完畢之後，再裝載四具綠色的棺木，裡面

是殉職副司令等人的忠骸，裝載完成

後隨即起飛，後來奉命先到澎湖馬公落地。他回到臺灣之後發現，機翼上有幾條翼肋被砲彈破片差點打斷，由此可見任務之危險。

在砲戰初期，空運部隊的飛機利用砲擊空隙以及夜色掩護冒險執行金門空運。八月二十六日晚上有一架C-54在降落料羅機場時遭到共軍砲擊損毀，無法再度飛行，停放在料羅機場一段時間。

八月二十八日，專機中隊C-54正駕駛劉裕生載運國軍高級長官及美軍顧問，前往金門料羅機場瞭解實際狀況後，空運部隊認為落地補給風險太高，遂決定自九月五日起改成以空投為主、空運為輔的方式運補金門。

◎「八二三砲戰」期間，空軍執行運補與空投任務，照片記錄當年任務一隅，反映作戰環境之嚴峻與艱辛【照片取自青年日報】。

從九月五日至九月二十日為止，由空軍總部依照金門狀況臨時下達空投任務命令，第十大隊及第二十大隊兩個大隊的C-5總共出動五十七架次，其中單日最高架次為七架次。

由於共軍持續砲擊金門，國防部為了維持金門前線戰力及部隊士氣，下令海軍與空軍規劃持續性補給。空軍方面要求每日派遣三十架次，制定「中屏作戰計畫」，由第二十及第十大隊共同執行。此階段自九月二十一日至九月三十日，每日每大隊各負責十五架次，另由陸軍空降部隊派出傘兵支援綑紮與空投作業。

當時第十大隊駐紮屏東機場，後移防至水湳機場，加上傘兵與大量運補物資，使得水湳機場顯得擁擠。也因此機會，我見到官校飛行第三十三期的賴泰安學長，他是空軍官校在臺灣恢復招生後第一批本省籍飛行員。第十大隊人員寢室不足，只能在禮堂及俱樂部睡行軍床。又因陸軍傘兵加入協助綑紮，飲食需求大增，餐廳改為二十四小時供餐。

初期空投物資以白米、麵粉為主，因降落傘數量不足，採自由空投方式，以麻布、木板包裹，低空拋投，僅醫藥器材等貴重物資使用降落傘。自由空投因為沒有降落傘的關係，落

地的撞擊力道很大，很多的麵粉、白米一落地就炸開，有些甚至沒有投準。後期在白天空投時，從空中看下去，就見到空投場及附近地區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在離機場有一段距離的海岸都還可以看到這些白茫茫的物質，甚至還有物資投到海裡去了。到了這個階段的後期，則是改投軍火跟砲彈為主，空投的地點也改到當時還在興建當中的尚義機場。

兩大隊集中到水湳後，飛行路徑為起飛後朝馬公，至馬公後轉向金門，回程則直返臺中。去程高度維持三百呎，到金門上空依照空投方式提升高度，自由空投為五百呎，落傘空投為一千呎，回程則是保持五百呎高度直接飛回水湳。

雖然國軍以海上及空的方式共同運補金門，補給量還是達不到需求，所以空軍總部九月二十七日頒布「中屏二號作戰計畫」，要求每日空運次數提高至六十架次。九月二十九日夜間，我們起飛前往金門空投，我是空投隊伍中排第三十一號的飛機，前方第二十九號飛機是飛往小金門空投，結果飛偏了，進到大陸上空被高砲擊中後迫降在大陸岸邊，兩位二中隊的飛行員倖存，但是其他的機組員



不幸罹難。在我們回航的過程中，聽到戰管一直呼叫二十九號，但是沒有聽到回答。

我們飛往小金門空投，是先朝金門飛再轉向小金門。雖然金門沒有AD定向臺，但是晚上的砲火老遠就可以看到，到了金門，沿著金門西南海岸飛，對過去就是小金門，我們空投的地點是小金門東北邊的后頭空投場。如果共軍當時沒有砲擊小金門，就會漆黑一片，不容易找到空投場，我們推測二中队那架C-16可能就是这样飛偏了。

C-16兩位飛行員被共軍俘虜，一年後和我官校同學張迺軍一起被釋放。據他們說，飛機迫降海上後領航員葛廣白本來是存活的，他那時才新婚沒多久，後來體力不支，請兩位飛行員轉告他的新婚妻子，說對不起她，然後就沉入海中殉職。

為了掩蔽行蹤，我們除了保持低空飛行之外，飛到馬公之後還要關閉機外所有的燈光，就連駕駛艙內的燈光也要關閉，有一次過了馬公之後，我的地圖掉落，我拿出手電筒往駕駛艙地板照，後來手電筒照射的角度不小心抬高，正駕駛一隻手就打過來了，雖然這時候距離金門還有一段距離，但就可以看出緊張的程度。

十月初，駐日美軍進駐水湍機場，協助軍品包裝裝載，他們在機場的空地搭建帳篷住在裡面。美軍C-16運輸機也運送大量的降落傘過來，為了堆放降落傘，水湍機場內的二區部將兩個維修棚廠內的飛機移走，我進去參觀這些降落傘，堆放的像個小山一樣，印象深刻。

十月二日有一架一〇二中隊的飛機在接近金門時，飛機突然失控墜海，中隊長黃義正等五名機組人員及二名空投兵殉職。失事原因推測是機內貨物沒有固定好，滑動之後使得重心改變，造成飛機失控。

第二天十月三日一〇二中队又有一架C-16出事，這架飛機白天在金門上空空投時，突然被四架米格機偷襲，飛機起火後迫降在料羅機場，所幸無人殉職。

我們當時任務非常繁忙，這些飛機出事我們大都是後來才曉得。C-16被擊中迫降的當天晚上，我們還是照常出任務。由於臨時要增加一架飛機出任務，十一中队隊長李政功到我的寢室來通知我準備飛行。室友簡添祿也是本省籍飛行員，低我一期，見習還沒結束，我突然有種不太好的預感，我跟簡

◎「八二三砲戰」期間，空軍官兵不畏砲火、以命馭機，冒險降落運補前線，支援堅守金門的官兵【照片取自青年日報】。

添錄說這一趟飛行可能就回不來了，他就安慰我不要亂說。

作戰室安排劉姓機長跟我同一架飛機，我就拿機長跟我的保險傘上二三九號飛機。我在飛機上感覺到不對勁，渾身冒冷汗，後來飛機無法發動，我們就下來換飛機，機務人員說二四四這架飛機是好的，所以我們就換到二四四。這時劉教官因為之前跟我飛過幾次出了一些狀況，他覺得不喜歡跟我飛，他就去跟中隊長李政功講了一下，後來李隊長過來跟我說：「你前兩天各飛三批，已經累積很多戰分了，今天就換別人飛吧！」然後找一位三十六期的朱姓飛行員替換我。

我們通常飛一趟金門是有四分的戰分，但是在「八二三砲戰」期間飛一次就有八分的戰分，如果飛機受砲擊損傷的話，甚至可以拿到十六分的戰分。我被換下來以後回到寢室，我跟室友簡添錄說「阿簡啊，我們趕快離開這個是非之地」，我們兩個就穿著淺灰色的飛行衣到臺中市區去看電影去了。

劉機長上了二四四號C-6，發現右發動機上的發電機故障，但是儀表照明因為是用電瓶，所以還是亮的，為了執行任務他還是選擇起飛，結果到了澎湖附近，電瓶的電用完了，整

個飛機儀表就沒有照明，他們只能靠著手電筒照儀表飛回水溝。

C-6只有在右發動機上有發電機，左發動機上沒有。C-6的電力系統分成兩種：交流電跟直流電。點火系統用交流電，儀表則是使用直流電，一旦電瓶用完之後，C-6就失去作用，沒有指示。他們在飛回臺中的路上看到了彰化的燈光誤以為是臺中，結果在降低高度時，墜毀在東海大學附近的大肚山上，飛機機身斷裂起火。劉姓機長及朱姓副駕駛都受了傷，但還好全體組員都保住性命。

後來我到醫院去探視劉姓機長，他說我應該要感謝李中隊長把我換下來，結果一旁的李中隊長說，我應該要感謝劉姓機長才對。

十月四日空軍頒布「神鷹作戰計畫」，要求再提升空運量，飛機起飛的間隔從最初的五分鐘縮減至三分鐘，到這時期甚至變成一分鐘一架。有時出一趟任務回來後，四名組員就接著上另外一架裝載好的飛機繼續出任務，只有機工長不換飛機。

十月六日中共宣布暫時停止砲擊金門，情勢獲得緩解，我們就停止密集空投作業。時光飛逝，轉眼這已經是六十七年以前的往事了，雖然當時我只是一名資淺的副駕駛，但是我以親身參加過「八二三砲戰」空投運補為榮。